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92 •



第四編
江
蘇

鎮江的一角

姚殘石

早晨，老天的主意像沒有打定，要晴不晴的樣子，一臉的晦氣色。

一出後門，就看見馬路中間一大堆人，把一輛黃包車圍在裏面。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穿的是藍條子洋布褂，黑褲子。左手抓住車柄子，右手向車夫指指戳戳的罵。頭上的二刀毛，亂紛紛的披着，小眼睛瞪得多大。車夫傍作沒有動，漆黑的大臉，急得泛紅，張着嘴想說話。車上坐了一個老尼姑，頭上戴了黑帽，身上披的黑袈裟，沒有門牙的嘴，也在那裏動動。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腦後的小辮子一甩一甩，眼睛哭得像水葡萄，兩手拉住腰際，身子向前俯着。穿藍條子洋布褂的女人，說：「又沒有壓壞那裏，讓他走吧！」

「這個傢伙太混蛋，看見小孩子跌倒了，還把車子走她身上拖過去——充軍去呀！」這女人的眼睛還是鼓得多大，但是手已放鬆了。

這條南馬路本來就很窄，幾架腳踏車，還能繞着人家牆邊走。一個獨輪車，一面放了大竹籃，裏面裝了幾大小小的空罐子，空瓶，份量太輕，還放了一塊大石頭，另一面坐着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人，黑縐子夾襖褲，改組派的脚，一雙青綾子鞋，幫子上綴着綠

葉子的紅花，耳朵上戴一付金絲，頭髮梳的光光的。看看路塞住了，皺着淡淡的眉毛，身上覺得有點不自然。在這輛車子後面，挑菜桶的，挑枝子柴的，挑黃豆糟的，拉黃包車的，推小車的，空手走的一個，擠一個地朝這面來，差不多擠到快發炸，這一夥，才像水一樣的流通了。

最後來的是幾輛運磚的獨輪車。上前的一輛，一個女人在前頭撐，她的長頭髮被汗粘牢了，汗從頭髮中間往下淋。嘴在喘氣，胸口袒着，臉睜得烏紫，一雙大脚，一步一步往前撐。男人在後面推，兩隻胳膊伸得筆直，腰像水蛇，兩道寬眉毛一皺一皺，跟着路的高低用勁。背上的汗，把那件藍布褂子浸得像從水裏撈起來，他時刻當心車子往兩邊歪。後面跟的車子，個個也都是這樣。

這條馬路向北穿過正東路就到武廟，再往橫頭一打彎，就是正在建築中的「新村」。這裏新式的洋房，很有次序的排列着，有的已經完成，有的正在蓋瓦，有的還在砌牆，有的剛挖好牆腳，支起架子，這些小車推來的磚，正是供給這裏用的。

靠近新村這一段馬路，兩面都有楊樹，樹蔭下，有一個蘇州老太婆，背躬的像磚屋，老臉皺得像南瓜皮，嘴裏的像雞屁股。據她自己說，今年六十八，還有一個七十二歲的瞎子老頭兒跟她。她原是提着一籃子蠶豆到處喊——

「油酥蠶豆，甜到，又公道，一個銅板小包包，兩個銅板大包包，又香又甜吃到嘴裏又有味……」叫到末尾的「味」字，總格外

把聲音提重拉長了。在她前後左右，老是圍着一羣瘦精精的窮孩子。今天大約是因為沒有本錢改了藥：「討飯！」她站在那裏鼻涕眼淚拖又拖，哭訴着自己的苦，但是沒有人睬。

問老太婆對面的，是一個約摸五十多歲的男諸子，鼻梁上置豆粒子大小的麻子有好多顆，頭髮因得像雞毛，鬍子汗毛長得多深，像個印度人的形相。跪在路邊上，把個頭像雞吃米樣在地下碰頭，嘴裏像背書樣的喊着：

「老爺太太：你老人家有眼有光，走的是天掌路；可憐我諸子無眼無光，走的是地獄門。你老人家老修陰功活百歲，少修陰功在自身！錢錢不走虛空路，救救我可憐的諸子窮苦人……」

同諸子隔不到兩丈路，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一張瘦削的臉，兩道烏黑的眉毛，眼睛很神氣，剪的和尙頭穿了一身灰色的綢緞褲，很新，腳上一雙黃皮鞋，油上的很亮，恭而且敬的坐在黃布篷底下。有幾個鄉下人圍着他的測字攤子：在那攤子上，毛筆、硯台、字號子、卦筒子，中華民國二十五年通書，萬年曆，空白的命書，白紙條子，硯台盤子上邊，插着一個白紙牌子上，上面寫了「代寫書信」四個字。攤子前面圍着一塊大白布，上面寫了「賽臥龍命相：細批終身鴻運一大厚冊，原潤二元，為優待顧客起見，續續減潤一月，批金不取，僅收紙墨筆費三角，命相一角，相金不取，僅收號金三分，合婚選吉二角」。他臉正對着一個四十多歲的，包了青布包頭的鄉下女人，左手在搯子丑寅卯，初一初二初三……；右手的筆在粉板

上畫，嘴裏在問——

「你問財氣問運氣？」

「問運氣：我家男人，這個月裏可能出門做點小生意？」

他正正經經地，把個頭一搖一擺的往下說。

中飯的時候，太陽在同雲打架：這個剛一伸出頭，那個趕緊撲過去，弄成悶熱得要死。到了下午，太陽到底打輸了，躲起來，天氣更外悶得人難受。隨便走出老南門，經過更律巷：這裏有舊稀稀的舊式人家，房子雖是瓦屋，但是很矮，沒有店鋪。順着一條舊時的石塊子的路邊，有好幾家門口，晾着還沒有晒乾的藥草，幾個女人，正給剛挖來的生藥草往邊頭晾；另外放着各種種田的傢伙，男人女人，皮色全是黧黑，肌肉都很發達，穿着只有大半截的很長很寬的衣裳，臉上現着誠懇厚厚的表情，一看就知道是吃苦耐勞的生產者。不覺得使我想：這裏才有「闊綽」！

意想不到的事是：在這樣古老的地方，窄狹的路上，忽然來了汽車的吼聲。各家的門裏都扶老攜幼的，大一陣小一陣跑出來看。一輛小汽車，走到一家門口停住，下來一個武裝同志，同一個穿要老布褂褲的車夫，問：

「三十二號在那裏？」

好多人同時手一指——

「走這屋拐進去就是。」沒有一個不是很熱情的。

這一日的寺廟

陳述（鎮江）

是個晦暗底天。

吃罷早飯，從南大街向北走，一副副菜擔把個狹隘的街市擠得更仄更小，滿街緊緊的行人，好像比昨天更多了。一葉隻被背着的布衫，那黃色和「朝山進香」的黑字很顯眼的擠在人潮裏。

多就多着他們那些背了袋子或揹滿了香燭紙錢的老年人；少年人；幼童男女的……

是的，今天是農曆四月初一，啊，是燒「太平香」的日子。那些燒香的人，有的爲了祈禱，有的是在困厄的病中向菩薩懇求許願，後來燒香的今天便是個「踐諾」的時期了。

燒香的地點倒不限定，凡是當地的廟宇都有資格受燒香的。人去敬拜，這祭說，敬香的自然不能敬一廟就算「克盡厥職」的。所以「太平香」又叫「十廟香」，「十廟之「十」」就是衆多之義了。

我走完了那條漫長的擁擠的街道，路上寬大的中山路，天空也好像擴大許多。

路上來往的一樣有不少的「香客」，走着的，一輛輛人力車上的。

我默默的想：

「去看看城隍廟裏的熱鬧吧。」

折向東走，沒多遠便到。

廟前石橋下的兩旁，聚滿了乞丐，一張張埋在長頭髮下死灰一般的臉，只要「香客」一到，他們便同廁所裏的一羣蒼蠅受着驚似的喧嚷起來，那麼多，那麼討厭！

進了廟門，濃烈的香味衝進鼻管，高不可攀的南北斗菩薩，肅然的屹立兩旁，一些拜倒在他脚下的人更顯得渺小了。

再往裏走，爬上一重石階，便是城隍殿。

黑色的鼎裏冒着一團團氤氳的青烟，有時還伸出一些火焰。無數的「消災求福」的人們虔誠的縮着一團跪在偶像面

前。

跪下，磕頭，作揖，站起。又跪下，磕頭……一次，兩次，不厭其煩的換次向着屋子裏大大小小的菩薩膜拜。

佛龕前的紅燭燭照地亮着，香烟縷縷地充滿於整個的空間，菩薩和人的臉似乎都隱沒在一層雲霧裏。

爐裏的香還沒點完，剛來的人又插進了一把，燭台上的蠟燭才燃了一半，又給另一個插上幾枝。屋裏人氣，香火氣，越過便越強烈起來。

老年人有許多特地穿着簇新的老衣。據說這樣在神面前走過一遭，死後魂到舊地，菩薩認得你是敬過香的「善人」，便可以優禮相待了。

有些人敬過神之外，另外焚化些紙箔和紙箔，說是「存庫」，算是自己存在其中的錢。

還有許多小孩，穿了花衣長裙，頭上圍着一條黑布，在額前插上枝紙花，一隻小手套在那木製的手拷上，再用鐵索鎖鎖起來，模樣像個罪犯。這便是我先說的在病中向神許了的了，偽裝自己是個罪人，來燒香求菩薩的諒解。小孩子並不懂得什麼，只是做個活傀儡。

我看到那些人們匆匆忙忙的，一批批的去了，又一批批的來了。

感到空氣有點窒悶，我便悻悻的跑出廟門，想到別的廟裏同時一定也有不少的灰色的生命在那裏蠢蠢的動着吧。

在回家的路上，仍然碰到極多的「香客」，有一個氣吁吁的帶着一張小凳，走一步便蹲下來向空磕一個頭。

走了一段，我偶掉轉頭來，還看見那個燒香香的跪在那裏前，跪不了許多，我感到有點惘然了！

●預備死時穿的衣服。

●這叫燒拜香，也是大病時向神許願下來的。

修機室裏

阿榮（鎮江）

修機室是一間光線比較充足的小房間，靠窗的下面排着一

張長方的大桌子，桌上狼藉着電料和修運應用的器具。

坐在我旁邊的若，是一個學生式的年青人，當工作一開始的時候，他老是把那件永遠不願清洗的藍色將變成黑色的工作衣套在長衫的外面，皮鞋略略地定了進來，臉上掛着滑稽的微笑，一坐下來便有很多笑話講給大家聽。

自然，今天不消說他也是這樣的。

「我在X電話局的時候，」他的眼光向各個人的面孔上掃射一回，觀察是否有人注意他的話。「有一個晚上，我們在測量室裏做夜工，那時候外面正刮着很大的北風，并且下着很大的雨。」

「真的嗎，後來？」

坐在他對面的一個站起來找鑄鋼油，順便附和着。他感到從來說話的環境沒有今天好，他高興地便把手裏的話筒蓋子索性放在桌上，一面把弄得黑黑的手揩拭桌邊擦擦。

「後來，到下半夜，我們正在餓點心吃，突然來一陣更大的風，打掉窗上二塊玻璃，把爐裏的鍋統統從裏面刮去，竟刮進了通樓上爐機台鐵路的洞裏去……」

正說到這裏，門口出現一位工程師。這位工程師長得胖胖，大概營養好的關係，臉色老像春天的桃花一樣。這時笑話立刻停止了，他趕忙裝出忙碌工作的神氣去拿剛才被放在桌上的話筒蓋子。

「這幾部話機是怎麼樣的？」工程師拉着紳士的步伐慢慢

走近桌子邊。

「是用戶拆回來修理的。」跟在屁股後的工頭脫着。

工程師走後，若有又活動了，他重新放下沙布和話筒蓋子，站起來打個呵欠，然後再坐下來定一定神。

「天天跑來瞧，這傢伙辦事倒認真！」一個這樣說着。

「一月拿到二百多塊薪水，為什麼不認真？」另一個這樣說着。

着。

若有仍然繼續他的笑話：

「那個一進總機裏，不是會望前面一個個像蜂窩似的開口噴吐出來麼？那時把幾個上夜班的司機生嚇得要死，拚命的喊：『總機失火了！總機失火了！……』」

門外又有脚聲了，我們五個人心裏都在默默地研究是不是

工程師再跑來，不久走進來的是一個裁工。

「老陳有事嗎？來幫我做工作！」

「你媽，你還有好事情！」

「不是這樣說，我們是好朋友？哈哈……」

若有立刻讓出一個座位，自己身子坐得更靠近我的身旁，同時一手去拉他的衣角要他坐下來，一手去掀兩隻鈴子，一匣撥銅

油，一塊白布擺在他面前。

「好朋友，我說笑話給你聽！」

若有親熱地的拍拍他的肩膀，他的笑話便開始重複：

「我在×電話局的時候，有一個晚上，我們在測量室裏做夜工，那時候外面正括着很大的北風並且下着很大的雨，後來，到下半夜，我們正在燒點心吃，突然來一陣更大的風打掉窗上二塊玻璃，把爐裏的烟就就裏面括，竟括進了通樓上總機台棧路的洞裏去。那烟一進總機裏，不是會望前面一個個像蜂窩似的開口噴吐出來麼？那時把幾個上夜班的司機生嚇得要死，拚命地的喊：『總機失火了！總機失火了！……』」

他說完了話，有所希望地抬頭去瞧牆上的自鳴鐘，可是短針老是逗留在十一點旁邊，從容不迫地的走的，走的……

招考公務員

秀冬（麗江）

這天早晨，大約七點半鐘左右，我便走到教育廳的辦公室裏。

這科裏共有十七人，但是除去參加軍調以及因公出差的，祇有十三人，各人都坐在那椅上很沉靜的辦公。一會兒從窗外走進一個青年來，年齡約有十六七歲的光景，手裏拿了兩張照片，跑到招考會計員的地方，要報名應考。但是招考簡章上所定的資格很嚴，要

大學經濟系或商業專門或高中畢業而服務會計三年以上的人才可應考，這位受過初中教育的青年資格還不夠，後來他要了一份詳章，翻閱而讀的走了。後來又有陸續來通訊報名的，還有一位

年輕的女郎親自報名，統計這次招考會計員的名額不過十五人，

而索簡章的人已近千名了，於此可見失業的問題，在目前中國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十二點鐘下辦公廳，走到鎮江縣政府面前，看見牆上貼了一張佈告說是招考書記員二名，現在初試錄取十二名，榜示於後，還要訂期舉行複試。考一個書記月薪不過二十元，還要經過兩次考試，可見得謀生是如何的艱難了。下午二時又到辦公廳去繼續辦公，到了四點鐘左右，同事于君拿了一張通知單來說定於明天晚上約考試同年聚餐。我想在中國困難時代，農村經濟破產，工商百業凋零，各機關裁員減薪，失業者滿坑滿谷，都希望找出路，應考，但是考取的人，在這種情況之下，也不會有甚麼好的出路呢。

投江的與冒名斂財的 黎守愚（鎮江）

奇怪！今兒一天，竟接連發生了兩件值得使人注意的事情。談金蘭是過去的一位東北軍官，在九一八後辭職南下，投親覓友均不過，不料最近又得到他的父母妻子在黑龍江被殺的消息，因此他感到生世的悲哀，環境的惡劣，來到鎮江頓生了厭世的情緒，去投江。幸好被當時經過該場的紅船救起送往公安局。我們看了上面這段新聞，誰能不一酒同情淚嗎？談金蘭總還不愧是一個中國的軍人，他不甘在帝國領導下的傀儡國求生，他抱着他的志向，冒着險，奔到幾千里外的江蘇來，到了江蘇，雖所見一切都

違反了他從前的理想，但我們猜想他若不聽到最近他家裏的噩耗，他一定仍舊在生活的路途上掙扎奮鬥。我們見到談金蘭的遭遇，而想到沈落在外鄉的這一類問題，數目一定是很可驚人的。

陳連三是江蘇鹽城人，冒充着內政部的秘書和中比庚款委員會的職員，跑到鎮江來攬騙錢財。省政府的各機關竟被他騙過有十多個，今年他又大膽的跑到維持治安和富有債信常識的公安局去，行騙一個分局長，結果被破獲，被破獲。我們對陳連三雖沒有一酒同情之淚的「淚」，但我們若細細研討，陳連三為什麼冒官斂財，乾脆的話，那還不是為了麵包問題嗎？

發餉以後

（交通兵）何實圖（鎮江）

早晨點名後，值星官宣佈早操停止，為的是今日發餉，乘這時間換穿外出服裝。

衆人面上露出一絲笑容，很快的往寢室換衣服去了。

於是寢室裏漾起一陣嘈雜的聲波。

「媽的，四月份的餉現在才發！」

「哈，你這條伙真糊塗，今天才是發三月份餉哩！」

「老李，這回你說每人可開多少呢，二塊，三塊？」

「你作夢，那一月開過三塊，十二塊錢打八折，除伙食六塊，洗衣費四角，儲蓄金三角，所得稅一角，這月又買了膠鞋袜子毛巾，所

剩至多不過一塊半了。

「媽的苦了一月，所得不過如此！」

沒一剎，着裝完畢了。每人身上一套草綠衣服，二雙襪着草灰呢襪，腳登粗糙的棕色牛皮鞋。

早餐完畢，隊長作簡單訓話：

「今天團長親身發餉，各人儀容服裝要特別注意。指甲過長的要剪掉，鈕扣要確實扣好，三角巾不可過高或過低。團長呼名時，答應聲要洪亮，精神要充分發揚……」

接着，值星官下令互相整理服裝，然後帶到團部集合場；已有幾隊先我們在那裏站好了。

預備號剛響，總值星官把隊伍整理好，按着「一二三四……」次序排列。

八時，團長來了，後面跟着幾位隨員。禮儀完畢，發餉典禮開始了。

只見團長凜然坐在右邊一張桌子後面，桌上放着許多名冊，旁邊站着二位軍需。

在我們最前的一班，整齊地橫隊向團長面前移動了。在距離他五六步處立定。由最右一名喊「敬禮」，口令，所有人的右手很快的舉到帽檐右邊，眼光肅神注視着團長臉上，等他答應了，手才放下。

團長打開名冊，喊着：

「邱爲國」

「有！」聲音特別響亮，右手向上直伸。

「李自強」

「有！」聲音倒很自然，可是有點低弱了。

團長把他從上而下詳細視望一下，說：

「聲音太低，沒精神，再來——李自強——」

「有！」態度更不自然了。

這樣全班人都點名完畢了；軍需把封好了的褐色紙封遞到

各人手裏（紙封裏面的是餉單、鈔票、郵票）。

受餉者又向團長敬禮，然後往桌子右邊退下。

如此繼續下去，直到十二點鐘，這典禮才完畢。

下午，得了偶然的機會，我很輕快的步出森肅的營門了。

在我們這種職業的人，天天在緊張的空氣中生活着，除掉星期日或其他假日，我們沒有自由時間的。這同意外的得到外出，心裏的愉快不可言喻。

途中邊走邊想着，這幾點鐘該怎樣消磨呢？遊山玩水嗎？這種閒情逸致早已跟着日子消逝了！想來想去，終想不出好的玩意，最後還是決定上影戲院去。

時候還早，信步到附近書店閱覽雜誌刊物，順便還買西北風一冊。

夥計們向我投射驚異的眼光。

二句鐘回到××戲院，往特等座賣票處掏出一張鈔票。賣票人向我瞪了一眼，懶洋洋的用手指着對面，意思是叫我買二等座票去。

恐怕是自己眼花，我退了一步往台上看仔細，上面却明明寫着：特等座賣票處。

我說：「給我一票。」

「這兒是特等座。」態度怪不耐煩的。

「我買不起特等座嗎？」我聲音有點不平常了。

「三角五分。」他一邊接了我的鈔票，一邊注視着我左胸上的白布符號，然後慢慢地把票和我頭給我。

我憤憤的往裏面走，找到一只道中的座位，低著頭看說明書，其實這時我的心已經跌在另一塊城中去了。

我想起了在南京的時候，還遇到和今天同樣的情形已經不止十次了。記得一次是買鋼筆，一次是買箱子，一次是買牙膏……店員們驕傲的勢利的臉孔還歷歷在目。

我凝注著身上這套襤褸的不通體的草黃色衣服，我了然後次所以被輕視被侮辱的由來了！

忽然電燈熄滅，黑暗把光明代替了，我這時反而感到一種幽奧的愉快，好像千萬條含有毒質正在向我投射的眼光也在黑暗中消失了！

大港的一日

楊汝熊（鎮江）

從上海出發，乘長江輪船溯江而上，或者從上海北站搭京滬火車西去，不消多久時候，便很容易的到了鎮江。鎮江是江蘇省的新省會，一切的一切都已改變了舊有的模樣。從鎮江搭鎮江小輪船，沿著長江南岸東來，從焦山旁穿過，只須一點半鐘，便到了一個碼頭，那便是大港，是富於新的氣象的一個地方。

大港，在地方行政上說起來，屬於鎮江縣第五區，原是一個典型的封建社會，在這裏，狹隘的街道，矮小的房屋，祠堂的衆多，聚族而居的現象，凡此種種，都可謂封建社會的遺蹟。可是在晚近中國革命運動史上佔有光榮一頁的趙伯先（聖）烈士，便是這大港地方的人，這是很值得國人注目的。

在這裏，現在充滿了新的氣象，因為這裏有一個新的力量，也就是有一個新的期望。這個力量是什麼？便是江蘇省立大港鄉村教育實驗區。這個期望是什麼？便是長期著運用鄉村教育的力量，以改進鄉村社會，以從事鄉村建設，而樹立民族復興的基礎。這個實驗區的工作，已進行兩年多了，現在還在不斷的努力邁進。

在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那一天，在大港附近五十方里內各村鎮中，密佈着十五個施教機關在進行他的教育活動。每個施教機關，均負附近四五個村莊的鄉村教育的責任，有兩位或

三位工作人員在那裏進行各種鄉村事業。每一施教機關的名稱並不完全一樣，有幾個叫做××生活學校，有幾個叫做××施教，所有幾個叫做××教學處。每一個施教機關今天至少有兒童班一班，和成人班一班在上課，白天是兒童班上課的時間，晚間是成人班上課的時間，兒童班有二十一班，成人班有十七班，合計學生達二千一百三十一人。他們在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的旗幟下努力着。

在離大港西南約三里的東嶺生活學校校長，在下午四點鐘的當兒，有十三位保甲長在舉行第四次保甲長會議，實地辦理事務的如秦和汝及東嶺生活學校的實秋等三位先生，一齊列席指導。大家用着誠懇的態度，熱心地方建設的精神，在討論着兩個促進農村生產的問題：一個是發起組織東嶺信用生產無限合作社，已經籌集了社股二十二股，打算繼續由保甲長努力勸導農民加入，從事池塘養魚及荒山白石開採銷售兩件生產事業，藉使東嶺的農民都有飯吃。另一個問題是商議治螟工作如何進行，治螟工作現在已經進行到第二期了，最緊要的事便是除卵捕蛾，經出席的幾位先生切實說明螟蟲為害稻作情形及治螟方法後，經一致決議，即日積極進行：（一）由實秋區的各位先生會同各位保甲長分別前往各村，召集村民開會宣傳；（二）勸導農民常帶到自己秧田裏，搜除秧苗上的螟卵；（三）勸導農民每晚在自己的秧田裏，點誘蛾燈，實行誘殺螟蛾；（四）規定五天為宣傳期，五天為實行期。

十天後便實行檢查全部的秧田，如再發現螟蛾螟卵，就公議處罰。這些保甲長熱心公共事業的精神，真够人佩服，到將近黃昏的時候，這個會議，才告終止。

同時，在大港鎮上的民衆會堂裏，也正舉行港西鎮鎮保長會議，出席的也有十幾個人，大家發起組織港西鎮消費合作社，以改善民衆的生活，鎮長保長們對於合作的興趣，似乎是非常濃厚。實地辦理事務的楊元和二鎮生活學校鎮中施教所的是位先生，都自始至終，在指導着會議的進行。

參加兩處保甲會議的人，回到辦事處以後，匆匆吃了晚飯，便又動身到另一個鄉村去，那個地方叫做秦家，那裏五個村子上的農家婦女，都經秦家生活學校導師們的宣傳勸導，組織了婦女團，今晚舉行成立大會，農村婦女來參加的，老老少少，不下七八十人，濟濟一堂，熱鬧極了。他們每一個人的腦海中，都有一個新的意識，都有一個新的幻想。會開始了，主席報告以後，實秋區的劉主任有一段懇切的訓話，如秦叔丹和汝龍等也都對她們說了幾句鼓勵的話。通過了團章，選出了幹事以後，劉主任還對團員們講了一個「縣長的女婿」的教育故事，大家的興趣更是濃厚，飽飽和和的睡去。黑夜中從長江邊撲撲着歸來，已是深夜十二時許了。

各校小朋友拔除「鬼麥」的成績，今天已經發表了，共計拔去黑穗九十八萬八千九百四十三株，這個數目還不算小，這樣一來，這裏附近各鄉村麥類的黑穗病，一定可以減少許多，麥子的生

產或許因此可以增加些哩！

蔡唐鄉養魚合作社已經開始籌備了，據蔡唐生活學校的李先生今天送來的報告，各村籌備員正積極從事徵求社員及招股，打獵戶陳村已由陳君盛顯徵得社員四十四人，計四十七股，唐家灣亦由唐君大元徵得社員五十人，計五十股，大概再過一星期，便可以舉行成立大會了。

實驗區所設的實驗農場，今天正在忙着播種棉花，收集除蟲菊，並舉行小麥田間選種。實驗區所設的衛生事務所，今天上午門診，看了六十三個病人，下午醫師等分途下鄉，繼續沿戶種痘去了。

第二天（廿二）的早上，約在八點多鐘，各鄉村農教機關的工友，都帶着信袋，到辦事處來換取信袋。各校的班師們，在早操以後，打開了剛剛取來的信袋，趕忙拿出每日情報來看上面的第八條便是：「二十一日全區出席學生數：兒童班一〇三三人，成人班五〇九人，教學團三一三人，合計一八五五人。」

廿五，廿二，於鎮江大港省立鄉村教育實驗區。

報務員在中國

春光（對行）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一日，從第一秒鐘起，我一個電台的報務員，便開始了黑夜的工作。更深夜靜，人們正在作粉紅色的夢，我悄悄地從溫馨甜蜜的被窩裏掙扎着起來，雖然腦海裏還留戀着春

夢的餘味，但生活的鞭子，却驅策着慵懶的身體，匆匆地洗臉，吃稀飯，鼓足精神，趕到報房，接值零時到六時的夜班。

一踏進報房，便如踏進牢獄，一帶上聽筒，便如帶上銅鐐，做着機械單調的繁忙工作，便如黃牛背着千鈞的重轡……對於職業工作，感覺到乏味；這在被壓迫被剝削的報務員，是普遍化的感覺了，日夜忙為軍人官僚收發爭權奪利的官電，為銀行商人牧發借款辦私貨的商電，那個不發出「為誰辛苦為誰忙」的疑問呢？

我和伙伴，接管了十四個國際通情的錢路，欣幸着氣候沒有變化，各國電台的訊號，都很好抄收。不過各處訊號的聲調，倒大有區別：金山、馬凱、柏林、倫敦、東京、倫敦、愉快的歌聲；巴黎、羅馬、像唱着粗野的調子；日內瓦、像吟着很低微的和平詩；莫斯科像奏着高速度的進行曲；馬尼拉、爪哇、香港、西貢、孟買、像吼着悲哀而顫動的船號；在以太中的無線電波，似乎也表現出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對立，反映出這個世界的各種矛盾！

報房中十六架的機器，有的是美國 RCA 式，有的是法國 SYR 式，有的是英國馬可尼式，有的是德國德律風根式，有的是標準式，有的是分集式，各式各樣，形形色色，黑的、灰的、紅的、褐的，很像開各屬機器展覽會，一架架板立在我們的四週，我們在死魚色的燈光下彷彿看見侵略電信的帝國主義者，在機器的背後顯現出猙獰可怕的面目！

那班狡猾的洋行公司，勾結政客買辦，訂一次報務合同，賣一批無線電機，一方的貨色推銷了，剝削到數十百萬的利潤；一方的佣金撈進了，獲得爲國家建設的美名，在這種交相爲利的條件下，半殖民地的國際電信交通，是飛躍地畸形發展；和歐美近東，各處通信的電報電話的錢路，是在日益增加；可惜，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電信借款，盤剝着電信的收入，軍電官電拚命的欠費；工商業的不景氣，是無情地打擊着電信界的生命錢；營業日見減少，開支漸感不敷，什麼國際報費的收入，已做了軍政公債的基金；而整個電信界，不得不力行緊縮政策了，我想到這些，便預感到小小報務員的前途，減薪、增時、裁調，都必然的來臨，替他編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吧！

一秒鐘，一秒鐘；一分鐘，一分鐘；一小時，一小時；負着繁重的工作，挨着沉長的時間，耐着饑餓的飢腸，絞着黏滴的腦汗，黑夜工作是怎樣熱烈地期待着光明的來到呢？

看見東方的曙色，我的伙伴黃瘦的臉上，浮起半絲的笑容。好容易，鐘敲了六下，我如釋重負地卸交了班，如鳥出籠似的走出報房，吸幾口新鮮的香氣，使昏脹的腦子，冷靜一下。才用着沉重的步子，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中，如死蟹一樣的躺上床去。

雖然疲于體貼着我一夜的辛勞，想讓我多酣睡一會兒；但幼小天真的兒女們，總不能長久的安靜着。神經衰弱的我，一聽見玩具低微的音響，一看見射入臥室的陽光，便再也不能合眼，九時左

右，昏瞋地起來看報了。

當我正在咀嚼大餅油條當早餐的時候，不提防，咳嗽了一聲，房東太太，便抓着機會走來，板起無情的臉孔，照例的噙着，向我討預欠着的房租。我忍氣耐氣地照例的敷衍了一回，說再過四天，廿五號發薪水，一定付清。她走了，我自己倒焦急而懷裏起來：薪水卅五元，津貼十五元，每個月，花樣多；或者抄錯一個字，罰薪五天，扣了幾元；或者賑災要捐，扣了幾成；還有所得稅，印花稅，體育會捐，慈善會費，老是七折八扣，沒有一個月能拿到五十元足數。三月份，我自己病了一禮拜，醫藥費去了廿元，津貼扣了四元；四月份，妻子小產，大病一場，又用了一筆錢；現在，五月份和六月份，又要扣什麼醫療費，壽險的捐款……；薪給收入有定數，捐稅支出無限，我什麼時候能付清房租，只有上帝知道！

接到老宋的信，說：「從六月一日起，天津和東京，要直接通報了。無線電機已裝妥，會收發日文的報務員，已陸續調到。此後平津的日僑，可用日文和東京通電報，不必再經上海的國際電台轉遞了……」他還感慨似的說：「上海的國際電台，通東京的錢路，雖然打破了國際通信的規定，也收發日文電報，特別便利了日僑，但總算是國際通信的錢路，現在，天津東京間的錢路，算不算國際通信呢？天津報費的收入，恐怕也和關稅鹽稅一樣的成問題吧……」青島南京開辦報務員日文訓練班，在「陸關」「提攜」的邦交中，是很需要，可惜我太老了，不然，倒想去學習收發日文電符的技

衛，目前可領日文津貼，將來又可保持橡皮飯碗……」我讀完了，很替他擔心，小小的報務員，要管什麼電信侵略，飯碗準會被破！

下午，去看老胡，乾咳更利害，臉色更慘白，據說昨夜夢遺，今天還得起早去值早班。從前他是活潑可愛，小臉很 *Madame*，工作又很 *Smart*，大家都愛和「小胡」說笑。但是，短短三年的「碼頭」生涯，不安定的起居，再加上性的苦悶和思想的桎梏，磨煉着他變成老成的肺病者！我想到不久因肺病死了的老祝，勸慰他一回，叫他看醫生去。

回家，晚餐，吃粥。粥後，我的精神振作起來，翻閱永生，世界知識，讀書生活等刊物，很有趣。按着讀了十幾頁的政治經濟學，做了一些筆記，我得了些新知識，才覺得今天的生活，有意義，不虛度。十年沒有間斷過的日記寫了，快樂地就睡。

我的生活

馬仲殊(棲雲)

只不過五點鐘，天色才亮了不一會，就隨着大批青年們起身了。

起身之後，只限制二十分鐘要做完應做的事，如洗臉、漱口、擦被褥等；要是在床上稍為留連了一忽，便是動作和為過鈍了些，那就只好洗了半邊臉，或是刷了一半的牙，聽了鐘聲，又隨着飛機似的學生跑上了大操場。

照例地，先做了一個銅板的救國備命，於是集合、排隊、向國旗致敬，又跟着學生唱什麼「發揚祖國的光輝」的所謂救國歌，又舉手叫着什麼「不要忘却國恥」底宣誓。然後，體育先生喊一聲「預備」，一口氣做完了八節的瑞典操，接起長蛇陣似的再來一個跑步。身軀差一些的或是沒有道經驗的，這跑步確有點吃不消，直到便步走了一大圈，站定了在調話，還有點喘喘喘喘呢。

就這樣的，這個早操和早會消磨了四十分鐘，離開起身已是一個鐘頭了。這還不算早會之後，還得有半點鐘的潔除，這雖是學生們底事情，我們似乎可以安閒些了，但我們還得要在指派的地點巡視，因此東跑跑，西看看，兩隻腿所用的力也不至於軟弱帶拭抹布呢。

到了這時太陽已高高在上，喝了兩碗稀粥，又準備上課了。這裏上課的情形，也和旁的學校不大同。一課是八十分鐘，沒有經驗的人實在有些不慎，一則是聽容易，二則話說得太多，都覺得支不住的吧。我還好，每天只是這末一大段，有的教歷史或算術的，連接來了不折不扣的一百六十分鐘，那是要有特殊訓練的了。

下午呢，先是八十分鐘一大段自由閱讀，我也得去監視。有的人精神不大振作，我得促促他們，有的人筆記太敷衍了，我得鞭策他們，因此，自己要藉這時間看點書也是不容易的事。

要把我們比着是扮戲，這閱讀就好似文的清唱，那末，當然

要有一餉全試行了。

鐘聲一響，我就帶了十幾個小夥子，拿了泥杵，荷了釘耙，直向龍山坡而去。青年們一個個地在幹，我也就不能退後了。太陽愈來愈熱，熱到我身上的汗水一般地直淌；同時腰似乎也有點酸了，手也有些發脹了。心底跳動也加快了而有點喘，然而我又怎能一個停止工作呢？於是，打起精神，領着青年們唱了「耐得千鍾百鍊，才好任重道遠」底校歌，歌聲完了，又和着他們叫出一「枕青枕育」底口號，一種無形底樂意也就消除了肉體底疲倦。

這工作已經做了好些時，我們是要把山坡上的泥沙刮到山下的一個大坑。下面是個山坳，在去年我們將兩面泥沙耙平了蓋起一所房子，又做成高有八尺長有二十多丈的四層平台，如今就來填上一層平台的。徒削的山崖，我們要將泥杵裏的泥石擲到十幾丈下面的深坑，一不小心，會有粉骨碎身之虞呢。然而我們做得慣了，也就覺不在乎呢。

只不過我做了工之後，再提起筆來改作文，可就有些爲難了。倒不是因爲腰酸背痛，而是這隻手攥住了筆要寫出一個字的時，不自主地發抖，抖到一直或一豎都是些連續的小點子，這是怎麼訓練也沒有效果的。無已只好預備點功課，看看學生的週記。

轉瞬之間，就吃飯了，上自修了。單單靠每天兩小時的工夫，要批改每週一次的兩班都做而超過一百本的作文卷，是怎樣地感到時間催促呢！因爲一班一班接着的，又不能脫漏，不得不加緊工

作，不過無論開夜車到十二點，而早晨還得五時起身，還得跑步呢。

這是一日之間的過程。除去暑假，終年都這樣的。我到這裏算受過兩年訓練了。我想，這樣在做教員，還不十分多吧！

當然地，有時候一股無名的傷感湧上了心頭，不過，這種傷感能夠到臨，已算是我底欣慰，因爲已經證明我有了餘暇了。

我並不是說我底工作太繁重，生活太清苦，也不羨慕那同學少年多不顧底飛黃騰達，更不敢夢想自己一朝高官厚位底顯闊，只不過我們這樣「幹」了，到底能不能救國，却是一個問題，那就不能不誠惶誠恐的了。

珠湖一日

姚江濱（昇其德）

天真怪！清早，還珠湖之濱，倒又捲起呼呼的湖風了。整整三個月，的春天，十分之八九的日子，就是舉行冬令，加之一個閏三月，釀成如此嚴重的春寒，誰不毛骨悚然！根據過去的經驗，現在理應是單衫上身，可是我們還非穿著一件夾大衣不行。

太陽才從那萬重雲間吐露出來的時候，斑鳩就唱得倦眼歌；布穀鳥帶着詩意從空中一聲兩聲的掠過，一切都是啾啾的，有初眠方醒的那種情味。那隔壁的小孩兒，又哭了，像是爲了一件什麼極小的事件，要鬧得天翻地覆，原來因爲那面黃肌瘦的媽媽不住

他的嘴，在那竹籬茅舍的前面施行「打的教育。」

不幸得很！那君竟為肺病到了第三期，在六點鐘的辰光，就被他那兩個急備的電報喚來的父兄扶病返里了。我為之黯然，不曉得是誰家死了人，那街又是一批一批的和僧道士在敲呀吹的了，一次兩次……莫明其妙得很！

碧霞宮的附近，還是那一伙人在那裏打了場子在玩傀儡戲，那裏充滿着低級社會的形形色色，也是一班小人物活躍的機會，在鑼鼓聲裏夾雜着人的笑語，人頭擠擠，却是盛大的游藝場。這裏的傀儡戲，和我那濱江小邑的故鄉的傀儡戲有點不同：這裏台上木頭人兒的活動，都是有引線的，大概就是所謂「懸絲傀儡戲」；而故鄉的呢，台上木頭人兒的活躍，是直接由幕裏的人舞動的。實在要比故鄉的傀儡戲來得巧妙，有趣。你一定進去，如果不是細細的留心，那藏在台後面的人，是不大容易露出他們底細的。因為這關係着那裏，那裏細細的，你是不會怎樣看出蛛絲馬跡的；尤其是那些離台子遠遠的鄉老。

現在的世界，現在的社會，舞木頭人兒的角色是不少；而無靈魂的傀儡尤多。

走過太平街，看見那四九子在洪源門口爲了討錢不顧釘刀了。王老闆有點兒不耐煩，——每天呆在這時候光顧，給了他一個不好的臉色；而四九子不理不睬，只是拚命的吹着那兩頭繫着紅布的號筒，嘴那在咕咚着——

「人爲生死，鳥爲食亡。」

沒辦法！等到十字街口的警察來干涉的時候，他只是情願把他關到公安局去，不然的話，今天定要定討個餉子。

在無可如何的當中，王家老闆奶奶摔了一個銅板在石頭上，狠麼斷氣的在叫：

「你這東西，派這樣報討啊！現世裏這樣，到那世還不曉得過什麼日子呢！」

四九子他還有理，一面拎着銅子，一面在分辯：

「不認討不認討！那簡直世上的叫化子不要過世上就沒有行好的人！」

真是啼笑皆非！我和老蕭走了。

那個小孩兒不曉得是誰家的，偷了人家半籃子青豆莢，在奔；後面追着一個泥腿，手裏拿着一根青竹子，跑着罵着，終於在大茅棚那海轉彎溜了。

五日的風，老早吹來了陣陣的血腥，這個月份裏，恥辱上加憤恨，沉痛中又加激憤，在許多恥辱的連續中，自然就有相當的叫響和興奮。第二師三團的同學們，在「五卅」紀念日，借城隍廟的戲台子公演復仇，送兵打細，五三之夜，家敗人亡，殺敵之慘，這次總想比過去的救國的宣傳有更大的收穫。今天下午五時在音樂部作第二次預演，山飛先生導演。

脫稿了的出賣了的兒女和期待，統統在下午寄出。

因雨，下旗的時候早一些，立正敬禮的人要算今天最多。——逛公園的人。

吃過晚飯，又是一次「警備訓練」，因為戒嚴的兩中隊，工作實在緊張，所以在校外的一中隊敵人，一個都沒能進來，是神氣！黃昏時候，押解籠子的朋友還是一批一批在遶道，碧枝垂倒的綠楊路和惠農路。

夜間，是個陰霾的天氣，下着濛濛的牛毛雨，悶鬱的氣息，塞住每個人的心。

——錄自二五，二，日記。

五月二十一日的蘇州 邵家天（蘇州）

時間毫無猶豫地流過來，悄悄地踏到了「五月二十一日」的第一個鐘頭。

太湖靜靜的蹲在黑暗裏，泛起微弱的墨色的浪頭，散開去，蘸着岸泥，祇着蘆葦的根脚。蘇州的東北，那是屬於蘇州的區域了。

今天不能例外，鑼聲起伏地響着，有時爆裂出一兩聲激越的槍聲。究竟土匪開的還是農民開的，這可不容易調查。不過，農民在敲鑼，那是毫無疑義的。

這裏有一簇密密的房屋，——是一個大鎮市吧？是的，叫黃埭鎮。他們——這裏的人民——又給一種嚴重的恐怖所襲擊了。

幾個農民搖着一條船，從五里外的金山涇過來，他們向縣公所報告。說有十餘艘匪船在漕河裏出沒，預備搶掠，那時已是昨天二十二點鐘了。這件事延展到今天。

今天第一個鐘頭，——在深夜，當地的公安局已會同了保安隊出發搜剿了。在使人冷戰的夜色裏度過了幾個鐘頭，一點也沒有動靜。而天已明亮了。他們像已經盡了一件大的責任樣的回到鎮上，於是他們決定了「鄉民誤會」這個斷語來向各方面宣佈。有人引證地說：在漕河裏出沒的是城裏密派的三艘巡船。

爲了匪氣的暴漲，爲了要阻止太湖內匪船駛入，黃埭鎮倪鴻鄉民，他們開始自動把那條毗連漕河的馬王橋支河堵塞起來，聲言俟土匪肅清之後再行開浚。事前他們並沒有得到政府的命令或援助。

在蘇州城裏的牆壁上，有兩張出演話劇的海報同時出現在路人的視線中。蘇州唯一電影業蘇州製片廠組織了一個定名新製劇社的劇團，今天借大光明戲院第一次在蘇公演。那兩張海報上載着兩個劇目：今天演出的是國民與義務，由魏巍導演，明天演出的是委曲求全，由章布導演。這天演了兩場戲，賣了九十幾塊錢票子，還同戲院三七拆賬。座價很低，祇賣一角，二角，三角。

今天，各戲院的負責人給縣黨部召去開談話會，是爲了最近開動全國的購機祝壽這件事。他們決議了電影院指定某一日，開映某一部片子，所售票價，全數捐作購機之用。小劇院指定某一日